

桃源河畔狭墙弄

金烈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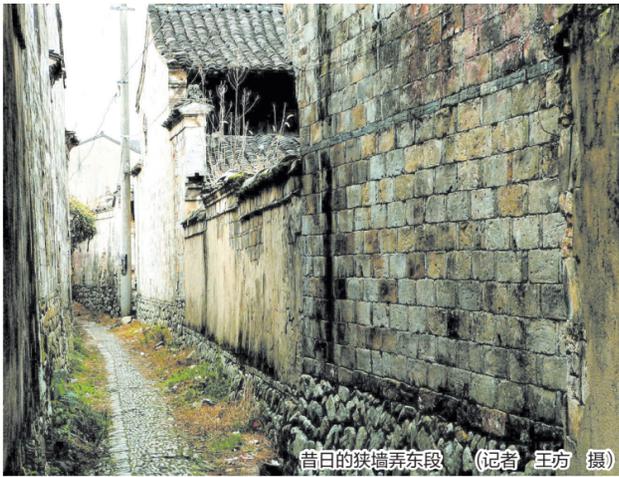
老宁海都记得,过去的桃源河畔有个叫狭墙弄的地方。它处于目前正在建的城隍庙民俗文化广场对面。

在桃源桥南、城隍庙东曾有一条百米来长的角尺形墙弄,它本是民居之间的界址,因为在这条墙弄上走的人多了,便形成了一条通行的小路。又因为小路长,附近聚居的人家多,这条小路同时又成了一个地名,叫狭墙弄。当有人告知“住在狭墙弄”,对方便能找到他的住处,而外地人写信寄“狭墙弄某家”,送信人就一定能送到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位于狭墙弄口的金家大院曾做过职工宿舍,住了30来户人家。50多年过去,今年春节30多个老邻居久别重聚后,编了一本儿时伙伴的纪念册,封面就称“桃源桥狭墙弄”。

这条长长的小路,出名就出在“狭”上。当两人“狭路相逢”时,则不得不侧身而过。旧时无路灯,两边是高墙,漆黑的夜里走在这条小路上,颇觉阴森。胆小的只好舍近就远,走蔡家巷,穿东大街去城中腹地。而又因为“狭”,有时竟成为小孩玩乐的一个地方,小孩双脚两手分开,蹬在和扒着两侧的墙壁,可做攀爬登高的游戏。

在狭墙弄南端出口处的墙上,嵌有一块石碑,上面清晰地刻着“惜字”两个大字,上半部有一个碗口大的圆洞,内中空,那是用来焚烧字纸的专用设施。这是旧时的一个文化现象,表示人们对文字的尊重与敬畏。

生于斯长于斯的住民,为了生计,每天在这条墙弄穿梭来回,没有留下任何印记,但心中有这条抹不去的记忆,这个永远不会再有的狭墙弄。



昔日的狭墙弄东段 (记者 王方 摄)

留住缙城记忆
县征收办联办

茶院, 生我养我的家乡

储吉旺

茶院之美,天生丽质。许家山石头村,绿水青山西林水库,红烛高照上洋古庙和龙岩寺,还有那片翠绿的茶园……到茶院去,看山玩水赏石头,会给你带来别样的心情。

我出生在茶院西林村,是吃茶山矿泉水长大的。春天,村前屋后长满杜鹃花,花香弥漫在衣襟上,有人说西林人身上带有一股香味。村子不大,十来户储姓人家,百来个人,谁家有事,众人相帮,红白大事,更是全村出动,十来桌人一起用餐,胜似神仙聚会。

村前,一条弯弯曲曲的茶山溪流,缓缓流淌;暴雨来时,山洪暴发,“茶山龙”夹杂着泥沙草木滚滚而来。大人们常常讲茶山龙上山,“龙潭潭”的故事,小时我听得入神。

村后门山,全是竹园,打开自家后门,见那“竹叶青青不肯黄,枝条楚楚耐严霜,春风万物昭苏里,更有竹尖出土忙”的妩媚景象。

1949年7月西林解放后,才成了一个富饶美丽的山村。这里土地肥,稻谷丰,什么桃、李、梅、桔,一年四季应有尽有,各种蔬菜更是四季常青。

我的父母特别勤奋,大年初一,父母就叫我到荒滩上垦地,拾石头种芋艿。故家里鱼干、南瓜子、花生、蚕豆等都用缸来装。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,才同全国一样遇到困难,但家乡的生活,依然比别的地方好一些。那时我在宁海中学读书,和老师同学一起度过“三年困难时期”。

村前跨过不高的山坡,便是上洋古庙、龙岩西林寺,全村人对庙里的侯王大帝十分虔诚,每逢初一

十五,香烟不绝。茶院附近村民也都赶来礼佛,热闹非凡。小时候我牵着母亲的手,在大人中间跟着拜,产生对菩萨和佛的无限敬畏。

1970年,西林造水库,全村迁移。我心爱的家,成为水晶宫。

怀念家乡,永远是游子的情节。我把宁波如意的产品,商标取名西林。西林产品销往世界160个国家和地区,可以说“西林产品遍天下,天下各地有西林”,这是对家乡西林最好的纪念。现在每当车子路过上洋庙龙岩寺,我总要对西林水库大坝多望一眼。

走出村子,对面便是许家山石头村,相对穷一点。民谣叫“房子建在山顶上,石头土坯打成墙,梯田很少种水稻,一年半载地瓜粮”。近几年,宁海领导萌发了搞旅游让群众走致富路子,这个创意做对做准了。城里人想到乡下去,乡下人想到城里来,许家山石头房子城里人没见过。吃腻了鱼肉想吃菜,看惯了高楼大厦,看到石头房子会惊叹。

石头房子、百年老屋古色古香,像是走进原始部落。人们意想不到有这样一个奇特世界,一批批上海人来了,一批批杭州人、宁波人来了,百姓富起来了,我也被打动。记得1960年,我去宁海中学读书,从西林去宁海,经过许家山是一条近路,我常常走羊肠小道,步行四个多小时便到宁海中学。肩上一头挑着米,一头挑着书、炒盐和咸菜,半个月一趟。过惯三年困难时期生活,也并不觉苦。

这山我既熟悉又亲切,碰到熟人打个招呼,视同西林老家人。尤其是我的慈父,是泥水匠,毫不夸张地说,许家山一些石头墙还是我父亲建的呢。慈父是砌石墙、灶头的好手,常常向我讲述茶院有一千多只灶头的故事。他是茶院闻名的泥

水匠,石头村同慈父有不解之缘。

1963年我高中毕业,参军去南京,直到工作后,再也没有去过许家山。去年,怀着对穷乡大发展的崇敬之心,去了一次,看到的景象,真让我惊呆了。

开着小车上了山,挨着许家山民户田村下了车,迎面池塘,几只白鹅红掌拨清波,白毛浮绿水,给山色古樟增辉。村子的鹅卵石小道一尘不染,古庙依旧飘发出香烟,只是朱颜改。穷山村越变越好,越变越富。我且发觉民户田石屋石墙仍然没有变,旧时面孔依然存在。石墙弄里,走出一位中年妇女,与我打招呼说:“你便是某某吧!”我惊奇回答说是。告诉我,她是我父亲亲戚,并要我到她家去坐坐。我说去许家山参观,她叫我等一等,然后送来一篮洋芋,感动。

山还是那个山,石头房子还是那个石头房,可是山上的花草树木不再是当年的杂乱无章,而是井然有序,争相斗艳。过去虽也绿树环绕,但路狭多荆棘,不小心常会刮破手脚。不像今天石子铺地,一派青山绿水挹轻尘的感觉。走近村舍,村民叫买土产的,开家庭饭店的,接待游客的忙忙碌碌,并无闲人。我们见到老石头巷子,干干净净,石头砌成的墙光滑可鉴,屋内是冬暖夏凉。停车后找了四五家家家庭小吃店,都没有空位,于是干脆向石头村纵深参观。一路踩着光滑锃亮的石子路,酒香绕鼻,一行三人肚子有些饿。此时,只见半山腰石屋上,挑起一面三角形黄色酒旗。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张空桌刚落座,便投来一句:“储总,您也来了,欢迎欢迎!”我虽不认识他,但主人认识我,为我们点了好几道可口的菜。我嫌肚子不够大,土菜土味,原汁原味尝不够。吃好饭菜,正要付钱,主人怎么也不肯要,再三要求付钱,主人才吞吞吐

吐说:“钱不要,要储总给我饭店题首诗,让我挂起来,就算这顿饭钱行吗?”我爽快答应,回公司后随即写道:

题许家山铜板石酒店
五湖四海皆弟兄
吃遍天下味不同
石头上铜板店
宾朋笑指土菜中
八道九岗楼古朴
十里百家酒香浓
风景曾请少时曲
踏径撼动兴千重

在下山路上,一路闻到的是村民自制的番薯烧酒的香味,来来往往行人,都带着笑脸,提着酒。我也兴趣来,亲眼看刚烧制好的白酒漏入壶内,买来后还有余温,乘机喝一口,百味丛生,酒不醉人人自醉。

从石头村下山,左边是杜岙村,右边是铜岭脚村。杜岙村是“两面青山一溪流,五谷杂粮不须愁”的富饶山村,如果你去一下,这里有别样心情。走进铜岭脚村,我的感受更深,不说小时候,我在这个村子读了四年小学,且说改革开放后,小小村子,是全县闻名的番薯面粉。这个村制作番薯面,味道特佳,不妨买点尝尝新,或许会牵挂着铜岭脚,想着那番薯面。

走进茶院村,一直在沉思:一个人光看山玩水赏石头不行,我们应该从休闲中得到某种启迪,为社会经济发展出力,才能玩出更好意义。我在想,世上没有真正的穷困,真正的穷困是人的思想。思路穷,一切变穷,面前就是金山银山也是石头山。思路畅通,穷山恶水可以变旅游胜地,可以变成金山银山。

【风土人情】

李至刚与《马哈只碑》

潘国贤

今年7月11日是中国第十三个“中国航海日”,正逢今年是宁海乡贤李至刚诞生660周年。因为历史上李至刚与航海家郑和曾有一段情缘,无形之中将浙江宁海与云南晋宁联系起来。笔者始终关注这段历史,特撰此文纪念。

明代郑和(1371-1433)七次下西洋的壮举,为世界航海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

2005年6月28日,国家邮政局发行一套《郑和下西洋600周年》纪念邮票,2010年7月11日又发行《中国航海日》纪念邮票一套。为配合《郑和下西洋600周年》纪念邮票的发行,由县邮协、县集邮公司制作,由我设计、撰文的《一代宗臣李至刚为马哈只碑撰文600周年》宁海历史名人系列纪念封第6套应运而生。

此封撰文如下:

李至刚(1358-1427)名钢,号秀阳。宁海竹口李和洋人。自幼秉承父训,勤学苦读,志存高远。仕至吏部尚书。

马哈只是中国古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之父。郑和第一次(1405年)下西洋前,请在京任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,为其父撰作墓志铭。碑文写成,遂带回故乡云南晋宁昆阳镌刻。于永乐三年(1405)重阳日隆重立碑。此碑,为我国著名古碑之一。

李至刚为明代洪武、建文、永乐和洪熙四朝之臣。他参与重修《太祖实录》,首发提议迁都北京,主张郑和下西洋考察及为《永乐大典》部分书稿裁定等浩大工程,对推进当时社会发展、民族团结均有深远意义。

为了缅怀一生致力于国家大业、名垂史册的乡贤,值此一代宗臣李至刚为马哈只碑撰文和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之际,特制作纪念封1套,以志纪念。

李至刚撰文的《马哈只碑》,南京文称《故马公墓志铭》,南京文史专家郑自海、郑宽涛汇编的郑和家世研究资料《咸阳世家宗谱》有载。李至刚撰《故马公墓志铭》全文如下:

故公字哈只,姓马氏,世为云南昆阳州人。祖拜麻,世马氏,昆阳人,母温氏。公生而魁岸奇伟,风裁凛凛可畏,不肯枉己附人,人有过,辄面斥无隐。性尤好善,遇贫困及鳏寡无依者,恒保护贖给,未尝有倦容,以故乡党靡不称公为长者。娶温氏,有妇德。子男二人,长文铭,次和;女四人,赐姓郑,为内官监太监。公勤敏教,谦恭谨密,不避劳动,缙绅咸称誉焉。呜呼!观其子而公之积累于平日与义方之训可见矣。公生甲申年十二月初九日,卒于洪武壬戌七月初三日,享年三十九岁。长子文铭,奉枢安厝于宝山乡和代村之原,礼也。铭曰:身处乎边陲,而服礼义之习;分安乎民庶,而存惠泽之施;宜其余庆深长,而有子光显于当时也。

纪念封寄发后,社会反馈迅速而来。首先收到在南京的郑和后裔十九世孙、江苏省郑和研究会副秘书长、南京郑和研究会秘书长、南京伊斯兰教协会文史委员会郑自海来信道:惊悉李至刚祖籍为浙江宁海李和洋村人,贵县邮协特制“一代宗臣李至刚为马哈只碑撰文600周年纪念封”。首先请允许我代表郑和后裔,感谢贵县邮协为宣传郑和和他的生前好友李至刚对国家所作贡献……如果有方便,请给我几枚转赠给几家郑和纪念馆收藏展出并提供有关资料。

我即照办之。

10月16日,收到郑自海复信道:为纪念郑和之父马哈只碑撰文600周年,由您设计纪念封很有特色和意义,不仅宣传了海上巨星郑和,也让人们了解到宁海出了个李至刚……在此向您表示祝贺。

未几,纪念封及邮戳在《集邮博览》杂志上刊登。后在《金陵邮坛》刊发由郑自海撰写的《宁海发现李至刚墓》。

11月30日,郑自海与南京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仲跻荣同道到宁海和我联系上。次日,我与县文物办虞先生陪同先到大佳何镇,参观了宁波宝德轮业有限公司尤飞君先生先生创办的“古船舶博物馆”,然后瞻仰了“方孝孺故里碑”。下午,郑自海与我到竹口李和洋村,向李至刚后裔二十世孙李可平(谱名仁林)说明我们的来意。他很热情,讲述了《李和洋李氏宗谱》保存的历程,破例打开谱箱,将三套藏谱供我们查阅拍照。当郑先生提出要李至刚墓地去考察,李可平即约同族长者和一个开小车的年轻人,驱车前往村西大尖山下上金村,徒步上山拨开荆棘,终于找到了李至刚垒石古墓。

郑自海回南京后,即写信告我:承蒙您的相助,才发现李至刚墓,该消息已发云南、北京、南京报纸及研究机构。宁海县政府相当重视,召开李至刚墓修整方案,请我参加会议。如果组织去云南晋宁考察,晋宁县领导我都认识……

2006年1月1日,郑自海的《郑和后裔在宁海发现李至刚墓》文章在《江南时报》发表,后转载于《今日宁海》报。文章最后讲:宁海县是全国经济百强县之一,发展文化强县的工作正在开展。我们想当地政府对李至刚墓一定会高度重视。李至刚600年前撰写的《故马公墓志铭》,可以成为浙江宁海县与云南晋宁县结友好好城市的纽带,促进经济发展互补,真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。

郑和第二十代孙郑宽涛,在《郑和研究》2005年第4期,发表了“李至刚与《故马公墓志铭》”一文,后转载于《今日宁海》报。此文叙述李至刚祖籍在浙江宁海、李至刚生平事迹、李至刚为郑和父亲撰写墓志铭、墓志铭的文字美感不佳及原因、李至刚轶事和郑和、李至刚家世研究资料等6方面内容。文章说到:李至刚与郑和因《故马公墓志铭》紧紧联系在一起,如今郑和下西洋600周年,全世界都在纪念这位伟大的航海家,宁海人民也缅怀这两位先贤。2005年6月28日,宁海县集邮协会特设计制作发行《一代宗臣李至刚为马哈只碑撰文600周年》纪念封一枚……宁海人民认为李至刚与郑和对推动当时社会发展,民族团结作出积极贡献。县邮协将该封赠送给南京郑和纪念馆、云南晋宁郑和纪念馆、福建长乐郑和纪念馆和江苏太仓郑和纪念馆永久珍藏。

2006年8月8日,郑自海第二次到宁海考察,由于本人有事没有陪同。次日,县邮政局领导、县集邮协会会长郭奕青全程陪同,之后《今日宁海》刊登了《宁海船坞镇,相遇郑和后裔郑自海》报道。

2006年8月28日,《扬子晚报》有郑自海建议《南京应该建船舶博物馆》:“8月9日,郑自海参观了一个宁海私人船坞博物馆,看到了仿制的郑和宝船,其中一个巨大的古代船锚竟是主人以60万元买来收藏的。郑自海感慨道:在南京根本看不到这么专业的船舶博物馆,而宁海作为一个县,居然能有如此上规模的船舶博物馆,真是很震惊。”

2012年7月14日,我收到一枚江苏省集邮公司于2005年6月28日发行、由南京0932信箱朱遵侠于中国航海日寄出的《郑和下西洋600周年》纪念封。

今年已是郑和首次下西洋613周年了。早在600年前,云南晋宁人郑和与浙江宁海人李至刚,同一信念,为实现社稷大略,不懈努力,打造航海大国,开辟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。

一方《马哈只碑》见证了郑和与李至刚深厚的友谊,同时佐证了回汉两民族关系的发展。

【名人轶事】



王任锡

栅墟岭位于西店镇王家村(古称铁场王),是宁海县的最北端,与奉化交界。

古时,这是一条宁波、杭州、上海通向宁海、天台、温州的要塞通道。道路狭窄,是石板、鹅卵石铺成的。从西店老街往北走去,大约有五里路之多。

那时,交通工具落后,没有公路汽车,更没有铁路火车。有钱的靠佣人坐轿抬着走,没钱的人靠步行

宁海北大门——栅墟岭

走。运货靠肩挑、马驮等,往返必经栅墟岭。

据铁场王(王家)宗谱记载:“前对沧溟左右山,栅墟一岭北为闲,参差樵子争担荷,络绎行人竞往返。”说明这里山高岭陡,地势险要,不仅是匪盗出没的地方,更是外敌入侵宁海、天台等地的要道。

北宋徽宗宣和五年(公元1123),睦州(今淳安)盗起,浙东震动。临海大田王子华承命来到栅墟岭,授官路榷防拓。南宋建炎三年(公元1129),金人入侵宁海等地,

王子华公率义勇御敌,在栅墟岭浴血战斗,打退了金人的入侵,保全宁海等地的安宁。朝廷嘉其义,使三韩充节使转宣义郎。王子华“因乐其土俗而籍居”,从临海大田迁徙铁场王(王家)宅基自然村,后朝廷赠武经大夫,是为铁场王始祖。

1941年4月,日本侵略军经常通过栅墟岭袭击宁海等地。当时县自卫队率兵据守栅墟岭。5月28日,盘踞在奉化的日军40多人,由下陈进犯宁海抢劫。路经栅墟岭,日军凭精良武器,气势汹汹扑上来,

县自卫队毫不畏惧,用排枪、手榴弹把凶狠的日军一次又一次击退,日军不得不狼狈沿原路逃回。

1945年,正月初一的早晨,家家在做年夜饭。突然从东北角的栅墟岭又传来枪声。第二天一早得知消息:原来是县大队又与日本军打了一仗,死伤多人。

现在交通发达,有公路、铁路,这条通道已成为历史。

【史海钩沉】